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許婚方老丈 投書信多虧寧婆娘

且說蔣平等來到平縣。縣官立刻審問武平安。武平安說他姊姊因私放了三公子後，竟自縊身死。眾人聽了已覺可惜。忽又聽說他外甥鄧九如也死了，更覺詫異。縣官問道：「鄧九如多大了？」武平安說：「今年才交七歲。」縣官說：「他小小年紀，如何也死了呢？」武平安道：「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。小人一時性起，就將他踢了一頓腳，他就死在山澗子裡咧。」趙虎聽到此，登時怒氣填胸，站將起來，就把武平安盡力踢了幾腳，踢得他滿地打滾。還是張蔣二人勸住。又問了劉多劉獬，也就招認因貧起見，就幫著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，俱供是實，一齊寄監。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，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。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？他卻奔到一家，正是學究方善，乃是一個飽學的寒儒。家中並無多少房屋，只是上房三間，卻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，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。那包世榮投到他家，就在這屋內居住。只因他年幼書生，從小嬌生慣養，那裡受得這樣辛苦，又如此驚嚇，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。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，方覺好些。

一日，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，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，看了看拿到銀鋪內去瞧成色；恰被宋升看見，訛成窩家，扭到縣內，已成訟案。即有人送了信來。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，那裡還有主意咧，便哭哭啼啼。家中又無別人。

幸喜有個老街坊，是個婆子，姓寧，為人正直爽快，愛說愛笑，人人皆稱他為寧媽媽。這媽媽聽見此事，有些不平，連忙來到方家，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。寧媽媽好生不忍。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，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視。那媽媽滿口應承，即到了平縣。誰知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，眾人一見，彼此頑頑笑笑，便領他到監中看視。

見了方先生，又向眾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，並問官府審得如何。方先生說：「自從到時，剛要過堂，不想為什麼包相爺的姪兒一事，故此未審。此時縣官竟為此事為難，無暇及此。」方善又問了問女兒玉芝，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寧媽媽道：「我有一事相求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著個榮相公，名喚世寶，我見他相貌非凡，品行出眾，而且又是讀書之人，堪與我女兒配偶，求媽媽玉成其事。」寧婆道：「先生現遇此事，何必忙在此時呢？」方善道：「媽媽不知。我家中並無多餘的房屋，而且又無僕婦丫環，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。莫若把此事說定了，他與我有翁婿之誼，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，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，別人也就沒的說了。我的主意已定。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相公看了；倘若不允，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，他再無不應之理。全仗媽媽玉成。」寧媽媽道：「先生只管放心。諒我這張口說了，此事必應。」方善又囑托照料家中，寧婆一一應允。急忙回來，見了玉芝，先告訴他先生在監之事，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，現有書信在此，說：「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，也活該是千里姻緣一線牽。」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婆婆問道：「這榮相公在書房裡麼？」玉芝無奈答道：「現在書房；因染病才好，尚未全愈。」媽媽說：「待我看看去。」來到廂房門口，故意高聲問道：「榮相公在屋裡麼？」只聽裡面道：「小生在此。不知外面何人？請進屋內來坐。」媽媽到屋內一看，見相公伏枕而臥，雖是病容，果然清秀，便道：「老身姓寧，乃是方先生的近鄰。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，方先生卻托我帶了一個字柬給相公看看。」說罷，從袖中取出遞過。三公子拆開看畢，說道：「這如何使得。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，尚未報答。如何趁他遇事，卻又定他的女兒。這事難以從命。況且又無父母之命，如何敢做。」寧婆道：「相公這話就說差了。此事原非相公本心，卻是出於方先生之意。再者，他因家中無人，男女不便，有瓜李之嫌，是以托老身多多致意。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，何妨應允了此事，再商量著救方先生呢？」三公子一想，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，而且又名分攸關，倒是應了的是。

寧婆見三公子沉吟，知他有些允意，又道：「相公不必游疑。這玉芝小姐諒相公也未見過，真是生得端莊美貌，賽畫似的，而且賢德過人，又兼詩詞歌賦，無不通曉，皆是跟他父親學的，至於女工針黹更是精巧非常。相公若是允了，真是天配良緣哪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多承媽媽分心，小生應下就是了。」寧婆道：「相公既然應允，大小有點聘定，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。」三公子道：「聘禮盡有，只是遇難奔逃，不曾帶在身邊，這便怎麼處？」寧婆道：「相公不必為難。只要相公拿定主意，不可食言就是了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。」寧婆道：「相公實在說得不錯，俗語說得好：「知恩不報恩，枉為世上人。」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，想個什麼法子救救方先生才好呢？」三公子說：「若要救方夫子，極其容易。只是小生病體甫愈，不能到縣。若要寄一封書信，又怕無人敢遞去，事在兩難。」寧媽媽道：「相公若肯寄信，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？——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媽媽只管放心。你要敢送這書信，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，要見縣官，面為投遞。他若不開中門，縣官不見，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。媽媽，你可敢去麼？」寧媽媽道：「這有甚麼呢。只要相公的書信靈應，我可怕怎的？待我取筆硯來，相公就寫起來。」說著話，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，又在那書夾子裡取了個封套箋紙，遞與三公子。

三公子拈筆在手，只覺得手顫，再也寫不下去。寧媽媽說：「相公素日喝冷酒嗎？」三公子說：「媽媽有所不知。我病了兩天，水米不曾進，心內空虛，如何提得起筆來。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；不然，我實實寫不來的。」寧婆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做一碗湯來，喝了再寫如何？」公子道：「多謝媽媽。」寧婆離了書房，來到玉芝小姐屋內，將話一一說了。只是公子手顫不能寫字，須進些羹湯，喝了好寫。玉芝聽了此話，暗道：「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，此人必有來歷。」忙與寧媽媽商議，又無葷腥，只得做素麵湯，滴上點兒香油兒。寧媽媽端到書房，向公子道：「湯來了。」公子掙扎起來，已覺香味撲鼻，連忙喝了兩口，說：「很好！」及至將湯喝完，兩鬢額角已見汗，登時神清氣爽，略略歇息，提筆一揮而就。寧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，迅速之極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相公寫完了，念與我聽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是念不得的。恐被人竊聽了去，走漏風聲，那還了得。」

寧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，不戴頭巾的男子，惟恐書中有了舛錯，自己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。他便搭訕著，袖了書信，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，叫小姐看。小姐看了，不由暗暗歡喜，深服爹爹眼力不差。便把不是榮相公，卻是包公子，他將名字顛倒，瞞人耳目，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：「如今他這書上寫著，奉相爺諭進京，不想行至松林，遭遇凶事，險些被害的情節。媽媽只管前去投遞，是不妨事的。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。」婆子聽了，樂得兩手一拍不到一塊，急急來至書房，先見了三公子，請罪道：「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，多有簡慢，望乞公子爺恕罪！」三公子說：「媽媽情言，千萬不要聲張！」寧婆道：「公子爺放心。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，再也沒人聽見。求公子將書信封妥，待婆子好去投遞。」三公子這裡封信，寧媽媽他便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他打扮的齊整，雖無綾羅緞疋，卻也乾淨樸素。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。他彷彿奉聖旨的一般，打開衫子，揣在貼身胸前拄腰子裡。臨行又向公子福了福，方才出門，竟奔平縣而來。

剛進衙門，只見從班房裡出來了一人，見了寧婆道：「喲！老寧，你這個樣怎麼來了？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？」寧婆道：「你不要胡說。我問你，今兒個誰的班？」那人道：「今個是魏頭兒。」一壁說著，叫道：「魏頭兒，有人找你。這個可是熟人。」早見魏頭出來。寧婆道：「原來是老舅該班呢嗎。辛苦咧！沒有甚麼說的，好兄弟，姐姐勞動勞動你。」魏頭兒說：「又是什麼事？昨日進監探老方，許了我們一個酒兒，還沒給我喝呢。今日又怎麼來了？」寧婆道：「口子大小總要縫，事情也要辦。姐姐今兒來，特為這一封書信，可是要面覲見你們官府的。」魏頭兒聽了道：「哎喲！你越鬧越大咧。衙門裡遞書信，或者使得；我們官府，也是你輕易見得的？你別給我鬧亂兒了。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。」寧婆道：「傻兄弟，姐姐是做甚麼的。當見的我才見呢，橫豎不能叫你受熱。」魏頭兒道：「你只管這末說，我總有點不放心。倘或鬧出亂子，那可不是頑的。」旁邊有一人說：「老魏呀，你忒膽小咧。他既這末說，想來有拿手，是當見的。你只管回去。老寧不是外人，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。」寧婆道：「有咧，姐姐請你二人。」

說話間，魏頭兒已回稟了出來道：「走罷！官府叫你呢。」寧婆道：「老舅，你還得辛苦辛苦。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，叫我告訴衙內，不開中門不許投遞。」魏頭兒聽了，將頭一搖，手一擺，說：「你這可胡鬧！為你這封信要開中門，你這是攪麼？」寧媽說：「你既不開，我就回去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魏頭兒忙攔住道：「你別走呀！如今已回明了，你若走了，官府豈不怪我？這是什麼差事呢？你真這麼著，我了不了呀！」寧婆見他著急，不由笑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不要著急。你只管回去。你就說我說的，此事要緊，不是尋常書信，必須開中門方肯投遞。管保官府見了此書，不但不怪——巧咧，咱們姐們還有點采頭呢。」孫書吏在旁聽寧婆之話有因，又知道他素日為人再不幹荒唐事，就明白書信必有來歷，是不能不依著他，便道：「魏頭兒，再與他回稟一聲，就說他是這末說的。」魏頭兒無奈，復又進去，到了當堂。

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，正與縣官要主意呢。忽聽差役回稟，有一婆子投書，依縣官是免見。還是蔣爺機變，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，便在旁說：「容他相見何妨。」去了半晌，差役回稟，又說：「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，他說事有要緊。」縣官聞聽此言，不覺沉吟，料想必有關係，吩咐道：「就與他開中門，看他是何等書信。」差役應聲開放中門，出來對寧婆道：「全是你纏不清。差一點我沒吃上，快走罷！」寧婆不慌不忙，邁開半尺的花鞋，咯登咯登，進了中門，直上大堂，手中高舉書信，來到堂前。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，手擎書信，縣府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。差役將要上前，只聽婆子道：「此書須太爺親接，有機密事在內。來人吩咐得明白。」縣官聞聽事有來歷，也不問是誰，就站起來，出了公座，將書接過。婆子退在一旁。拆閱已畢，又是驚駭，又是歡悅。

蔣平已然偷看明白，便向前道：「貴縣理宜派轎前往。」縣官道：「那是理當如此。……」此時包旺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，就要跟隨前往。趙虎也要跟，蔣爺攔道：「你我奉相諭，各有專司，比不得包旺，他是當去的，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了。」趙虎道：「四哥說得有理，咱們就在此等罷。」差役魏頭兒聽得明白，方才放心。

只見寧婆道：「婆子回稟老爺。既叫婆子引路，他們轎夫腿快，如何跟得上？與其空轎抬著；莫若婆子坐上，又引了路，又不誤事，又叫包公子看著，知是太爺敬公子之意。」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兒，便吩咐：「既如此，你即押轎前往。」

未識後文如何，下回分曉。